

责编/乐建中
审读/邱立波 美编/周斌被车轮碾死的白头蝮
张海华/摄

遗憾之旅

张海华

2015年年底，我在晚报副刊上发表过一篇题为《寻“万鱼户”不遇》的文章，说的是这么一件事儿：那年11月底，我驱车400多公里，特意从宁波赶到丽水，原想一举两得，先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，然后晚上去高山上拍绰号“胡子蛙”的崇安髭蟾(zī)蟾。谁知人算不如天算，那次竟然是“一举两不得”，只拍到“胡子蛙”的蝌蚪就失望而返。

那一回，算得上是一次“经典”的遗憾之旅。从事自然摄影多年，类似的故事经常发生，原本不足为奇，不过，还是有两件事一直让我有点难以释怀，它们跟两种小动物有关：一是白头蝮，二是华南兔。下面就让我来详细说说。

多年苦寻白头蝮不遇

近些年，有一种蛇，在国内只要一被发现，就会被新闻媒体争相报道，那就是长相奇特、行踪神秘的白头蝮。至今犹清楚地记得，我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关于宁波境内出现白头蝮的报道，是在2013年。那年6月19日清晨，市民应先生在余姚市大隐镇的山脚下，看到了一条“怪蛇”，该蛇最具有辨识度的特征就是：略呈三角形的蛇头呈白色。有报道引用应先生的话说：“它通体是黑褐色的，皮上有好多圈橙色的条纹，颜色非常鲜艳。最恐怖的是蛇头，远远望过去像个骷髅，阴森森的。”这就是普通人见到白头蝮之后的心理反应——确实，以前大家从来没有见到过白头的蛇，故难免会产生诡异之感。

还有些报道，则有意无意地夸大白头蝮的毒性以及它的稀有程度，弄得读者对这种蛇既恐惧又好奇。其实，白头蝮并不可怕，也算不上极其罕见，那么它到底是怎么一种蛇呢？不妨先来说说清楚。首先，白头蝮在国内分布很广，从西南到华东，乃至西北的部分地区，均有分

布。不过由于其种群数量少，加上又是喜欢夜间活动，故遇见率很低。其次，在中国的众多剧毒蛇中，白头蝮的毒性并不出众，只能算中等。尽管如此，白头蝮还是具有很强的独特性，因为它属于蝮科中古老的原始类群，且只有单属独种（即蝮科白头蝮属下面只有白头蝮这一个物种），因此在研究管牙类毒蛇的起源与演化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另外，白头蝮进入冬眠的时间可能比较晚。我注意到有报道称，2016年11月16日晚，有人在奉化锦屏街道黄夹岙村发现一条白头蝮。多年来，我在夜探过程中特别留意在路边寻找白头蝮，甚至在深秋的晚上也出门去找，但迄今还是无缘在野外见到这种蛇——准确地说，是这种蛇的活体。

今年10月中旬，朋友王聿凡告诉我，我在四明山里某个地方有寒露林蛙，因此我特意去找，果然毫不费力就找到了这种蛙。后来我一看地图，发现这个地方就位于曾出现过白头蝮的大隐镇的隔壁（也就是同一座山的東西两侧），因

此心中一动，决定多去那里几趟，找找白头蝮。10月21日上午，我和女儿去那里看地形，为夜探做准备。那天我们正沿着山路往下走，望见前方路面上有一条被碾死的小蛇，隐约看到它身上有暗红的条纹，故当时我还以为是一条赤链蛇。走近低头细瞧，我忍不住惊叫了起来：“白头蝮！居然是白头蝮！”我女儿也大吃一惊，急急忙忙跑过来看。是的，如假包换，眼前就是一条白头蝮，可惜已经被路过的车子碾死了。而且，从血肉的新鲜程度来判断，它应该就是在不久前的夜里或清晨被“路杀”的。

“它好小啊！好可怜！”女儿说。

是的，这条白头蝮比我们想象中的样子小很多，它看上去应该已经属于成体，但体长估计只有30多厘米，比资料上介绍的“白头蝮体长通常为50-60厘米”还短。

我马上先用手机拍了照片，发给朋友李超（他多年来也一直在寻找白头蝮）。他也很兴奋。于是，当天晚上，我就和李超一起来此夜探，可惜兜到半夜，压根没有见到白头蝮的踪影。

华南兔在眼前“跳舞”

比起白头蝮来，我寻找华南兔的运气要好上那么一丁点儿——因为，我好歹看到了活的，而且不止一次。华南兔，就是在中国南方广为分布的野兔，原本数量很大，但近些年由于适宜栖息地减少，再加上遭受长期非法捕猎，使得华南兔在很多地方变得难得一见。

说起野兔，难免会想起“守株待兔”这个成语。它的典故出自《韩非子·五蠹》：

宋人有耕者。田中有株，兔走触株，折颈而死。因释其耒而守株，冀复得兔。兔不可复得，而身为宋国笑。

大致意思是说，宋国有个耕田的人，见到一只奔窜的野兔撞树根而死，于是他不再干活，傻傻地守在那里，以期再白捡一只野兔。当然，我们在这里不讨论这个寓言的含义，而是来看看野兔的习性。寓言里说的野兔未必是华南兔，但其习性却与华南兔无异。华南兔无论在白天和夜里都会活动、觅食，不过白天都躲在灌木丛或高草中，当

有人走来时，它仗着自己的保护色先是一动不动，等走得很近了它才突然飞奔逃窜，速度极快，有时慌不择路，乃至撞到什么东西也是有可能的。

我第一次在野外见到华南兔，是在多年前的初夏，那天夜里我独自到山里拍雨蛙。车子行驶在山脚的小路上，周边是一片荒草地，忽见一只野兔从路边跳出来，它被雪亮的车灯照得清清楚楚。只见它在前面蹦蹦跳跳，一拐弯就不见了踪影。我赶紧停车，拿着手电筒仔细搜索，但没有找到。

第二次见到，则是在今年的6月。那晚，我和妻子驱车到四明山里的一个古村看萤火虫，下山的时候我开得很慢，注意观看路面上有没有蛇。到了半山腰，一个小动物忽然从车头左前方的路边灌木丛里跳了出来，落在路面上。“华南兔！”我低呼了一声。这小家伙似乎也有点不知所措，估计它没有想到自己会突然暴露在汽车的灯光下。于是，但见它一个劲地跳着往前跑，不走直

线，而是以S形前进，速度也不是很快。我在开车，不可能拿相机拍照，只好以更慢的速度尾随着兔子。神奇的是，明明在盘山公路的两边都是茂密的树丛，它却不往那里钻，而始终不急不慢地在公路上跳跃着向前，有时还蹦得老高，就像一个在随性跳舞的小孩子。我们开车跟着走了足有四五百米，它才像刚醒过来似的，猛地往左一跃，消失在了被黑夜包裹的山林里。这次，虽然还是没有拍到，再次留下了深深的遗憾，但我想，不管怎么说，能亲眼见到可爱的华南兔的“表演”，还是很幸运的。

崇安髭蟾也好，白头蝮也好，华南兔也好，暂时没拍到，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因为，跟人生一样，自然探索本身就是一段永远充满遗憾的旅程。通常，先有大的遗憾，才会有大的惊喜在前方等着。难道不是吗？关键是，我们不能轻言放弃，而是要始终前行，始终充满期待。

白头蝮
王聿凡/摄华南兔
周佳俊/摄崇安髭蟾
王聿凡/摄